

美國高等教育政策重心已由歐洲移轉進入亞太世紀

駐美國代表處教育組

美國自歐巴馬總統上任以來，教育政策的推展重心已大力著眼於亞洲、中國大陸、印尼、印度，以及拉丁美洲等國家，而歐洲國家則明顯的被排除在外。事實上，歐巴馬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標榜「美國的亞太世紀」之理念，而這理念也同樣的反映在美國各大學的國際經營策略之中。

〈美國高等教育記事〉網頁新聞所列的資料顯示，美國耶魯大學的全球合作計畫檔案中，在中國大陸與在印度的各項計畫都曾多次引述，但歐洲地區則鮮少被提及；另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所設立的各個「全球中心」(Global Centers)，其中兩所在亞洲，兩所在中東地區，兩所在拉丁美洲，而整個歐洲僅有一所；而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所列的28個「國際策略夥伴學校」中，17個是亞洲學校，而歐洲學校則只有2個。歐洲是否已被歸為合作策略上的後位？許多美國大學當然否認此種說法，僅表示此趨勢係單純將重心轉向過去較為忽視的世界其他區域，以利形塑一個更平衡的全球合作策略。

許多在歐洲學校職司外國留學生事務的主管針對此趨勢則歸因於，歐洲學校所提供的課程，相較於遠赴中國或非洲求學可體驗不同文化與視野的刺激，漸被認為對學生而言較不具「個人轉型」的功能，也因此歐洲大學正面臨難以成為其所希望合作的美國學校將其列為「策略夥伴」的問題，而且美國學校亦多將研究及交換學程的新財源投入到歐洲以外的國家。

毫無疑問的，美國各大學皆積極尋找並拓展國際合作的新機會，以至於在學生招收或是研究合作對象的選擇上，傾向於不再偏好歐洲。事實上，在去年秋季的一項有關各校國際招生的調查顯示，當美國各大學被問到有關新生組成比例配置時，歐洲地區都已幾近最少的比例，只略高於非洲地區及日本。由於歐洲長期以來一直作為美國學校機構的合作夥伴，也因此美國各校認為現階段再投入與歐洲維持固有的合作關係，已顯得了無新意亦無必要。而〈Thomson Reuters〉網站上的資料也揭示，雖然美國與歐盟主要會員國間的共同合作研究學位在過去十年間穩定的成長，但美國學校與中國大陸學校的共同學位卻是以驚人的幅度在成長。這股趨勢究竟為何發展至此？分析認為，為因應未來全球新局勢而對各種因素的綜合考量促使美國各大學，甚

至是美國政府，將亞洲及拉丁美洲視為未來可期待的發展新興區域，相較於對歐洲前景的預期。

此外，隨著全球地緣政治的重心轉向亞太地區，另一個重要因素則是該地區快速成長的年輕世代，連同所帶動興起的中產階級，已為美國各學校每年注入可觀的就學人數。從 2000 年到 2011 年這段期間，來自中國大陸，印度，南韓的學生人數已成長兩倍以上達到 36 萬 7 千人，而 2011 年歐洲各國的留美學生之加總，則僅約 8 萬 5 千人。況且學生人數亦非唯一指標，合作對象的態度往往即是關鍵因素。例如中國大陸的校方代表對於與美國各校的合作項目尤其積極，派出大量的人員親赴美國來推動，每一項規劃都清楚詳盡地向美國校方呈現，並竭盡全力的促成各項研究合作，學術交流，及共同學位的計畫。2011 年的調查顯示，美國許多學校機構將中國大陸列為聯合學位或雙學位合作對象的首選，並將德國與法國這兩個傳統上美國學校長年的合作對象擠下首選名單。

另一方面，美國政府機構亦已將其施政重心從歐洲轉移到新興市場。例如近年來美國政府所新推行的各項計畫，每年都增加派送上千名留學生到中國大陸及拉丁美洲地區，並強化印度大學與美國各大學間的夥伴關係，同時大力推動美國大學與印尼各學校機構間的合作計畫與互訪交流，並且積極培養能夠使用關鍵語言如阿拉伯語及中文的美國學者群。反觀美歐間的大西洋合作計畫確已中止多時，而許多提供留學歐洲的獎學金也面臨刪減的命運。這些因素在在都是形成美國高等教育政策的重心由歐洲轉向亞太地區的原因。

撰譯人員：陳建璋

參考文獻：

Beth McMurtrie (July 29, 2013). "Is Europe Passé? As U.S. higher education shifts to a 'Pacific Century,' Europe feels the sting",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chronicle.com/article/Is-Europe-Pass-/140589/>